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八 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　鋐

謄録監生臣陸　麟

北溪大全集卷二十八

宋 陳淳 撰

答問

答陳伯澡問論語

問雍也仁而不佞集註仁道至大全體不息段

仁惟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閒之乃可以當其名集註所謂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

言乃所以全體之也仲弓又不止日月至焉之地位

問顏子具體與全體如何分別

具體之體實字乃以成人身體譬之全體之體虛字言意自不同

問夫子之文章

文是條理相錯章是彰著可觀

問文章性天道

文章固是性天道之發然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

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天道爾

問令尹子文陳文子未知焉得仁段

此處論仁以當理而無私心正以其事言未可開看

問三仁微子先去比干繼死箕子後為奴

按史記是時箕子先諫紂囚之為奴箕子因佯狂受辱佯狂非本意也比干繼而諫紂殺之微子乃去周以存宗祀爾

問三仁夷齊顏子仲弓子路等及憲問等仁

仁一也而言之不同以理言則心德之全而天理之公也以心言則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也以事言則當理而無私心之謂若顏子仲弓子路冉有公西華及憲問等章之所謂仁則以此心純是天理之公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言之若三仁夷齊與子文文子等章之所謂仁則以當理而無私心者言之然以心言者是以平日統體言之也以事言者是於臨事變中因以觀其心體之云爾非姑指一事而言其實

亦非有二義也

問子文不能無喜慍文子不能無怨悔與克伐怨欲不行及夷齊三仁相反段

聖人於子文大概以所仕所已所告者未必皆出於天理而無私故不得謂之仁非專以無喜慍者論也文子大概以潔身去亂其心未能果見理義之當然而有失正君討賊之義故不得謂之仁非專以反國而未能無怨悔者論也與憲問章意自不同而三仁夷齊只是一

樣心又不可分高下

問一事可謂之仁段

仁者心德之全其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名之非可指一事而言若三仁夷齊之仁是於大變中做事見其當理而全無私心之謂若子張之問子文文子則又但以其一事之小者而欲信其大者則不可也

問二子事聖人為之亦曰忠清與比干之忠見得便是仁段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流行通貫固無一事之非仁若但指其忠清一事而遂以為仁則不可若比干之忠而謂之仁者是於此見其心之所存者皆天理之正而無毫髪私欲之為累爾非指忠之一事而名之也

問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

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此又工夫最切處

問程子謂微生所枉雖小而害直為大

程子之意恐只是以乞醯之事至小而害乃心術則為

大也

問足恭等可恥有甚於穿窬

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此二者過諂以事人憾怨而面交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之謂邪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

問雍也可使南面段

寛洪只就仁字見之簡重則就不佞及居敬行簡見之然此須看寛洪簡重乃君人當然之常度仲弓特於此

有合焉非專就仲弓起此意

問不遷怒段

更看理所當怒而不在血氣則伸縮由我自是不遷若怒自已起而不由於理則氣不能平必至於移甲加乙

問不貳過

有心背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過者誤也不必拘定以為只在心術念慮之間不貳云者只是不再作若念慮間覺得為過則便克了此念更不再作若於行上

覺得為過則便克了此行更不再作只如此看甚明白不必過為支離也

問顔子好學論

其本也真而靜只就人說其未發也五性具焉亦只一套接去真只是理即所謂五性者靜亦即是未發爾情循性而發則善不循性而發則不善非因所行之得失而後有善不善之分也其餘並已得之而以顔子就性情上用工夫發得尤為親切而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

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
又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
論心性情三者為一處更詳玩之
問喜愛欲如何分
三字有淺深喜方見於顏色愛則心中好之然未有取
之之意欲則貪意直注於彼必欲挐將來矣
問程子論七情與孟子四端之情不同
情只是心之發于思只說箇喜怒哀樂四者到禮運詳

而為七情又就上生來愛自喜上生欲又自愛上生程子只是申明此說爾若展轉相生不已雖什伯千萬而無筭者如大學所謂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所謂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類是也豈但七者而已哉若孟子論四端之情乃專指其由仁義禮智之性而發者其言各有所當不必相比較也然七情之類亦未嘗不由性而發大抵心統性情其未發則性也心之體也其已發則情也心之用也情發於心而根於性雖古人諸說詳

畧之不同亦未甞不相為流通而發之有中節不中節則又係乎所養如何爾

問横渠說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内外賔主之辨

知只是一知只有淺深真與未真爾横渠說亦只是平說而淺深皆用得不必過求不必泥著亦隨人用力旋旋加進如内外賔主之辨初學便當知此然天理人欲相為勝負之幾最未易判也若到天理決然常在内而

為主人欲決然不隨之追逐於外而為賓非真知而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則主勢日伸賓勢日屈其進進日不能止過此方如車輪運轉不停非是放下全不用力前頭限量不由我非吾力所能料雖欲輟不用力而力自不能輟矣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然此等皆學者所未到之理非可以臆度想像而識須臨境而後知味也

問程子說心廣體胖這裏著樂字不得延平以明道

吟風弄月為初見濂溪時事

心廣體胖地位高自是樂之發散有自然安泰氣象人見其為樂而自不知其為樂也如何更著得樂字明道見濂溪吟風弄月以歸雖云胷中快樂有自得之意然未免有形迹若鄰於乍見者未能恬然以為家常茶飯底事延平疑其為初見時事也

問程子說為人欲見知於人謝氏說利為適巳自便南軒說有所為三者不同 君子小人儒章

欲見知於人便是求自利便便已而後為之便是有所為程謝張説更相發明初無異旨

問生理本直段

只是秉彛中許多道理本甚坦直何嘗有一毫曉曲迂折如自孩童便知愛親是直妻子具而孝衰則不直矣長便知敬兄是直紾兄臂而奪之食則不直矣見孺子入井便怵惕惻隱是直納交要譽惡其聲則不直矣見牛觳觫而不忍是直以羊易之則不直矣又廣而推之至

於君臣之當有義夫婦之當有別居處之當恭執事之當敬與人之當忠理本甚直若沈湎淫佚若鑽穴踰墻若箕踞傲惰若相傾相詐則非其直矣似此等類皆可見

問程子以先獲如利仁是也段

先難後獲本文爲事而發若程子利仁之説乃於言外發此以警學者心術之微在學者雖以利仁之爲篤而亦當知利仁之爲非所謂地位亦未易定其優劣也

問齊魯一變章集註謂施為緩急之序恐只是變齊之習至魯在所急而變魯之習至道在所緩以霸俗貴掃除之亟而王道須浹洽之深故也

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段

博文是所以窮理約禮是約此理於吾身而已

問楊氏辨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處人之說

或人之說固失矣楊氏辨之雖得而所以主意亦未能無失也大抵皆是不得本文之義本文所謂極高明者

是言存心處無私欲之累故德地高明所謂道中庸者
是言處事處無過不及之差皆由乎中庸而已今彼主
意皆以理論則是理有二致矣而可乎
問巳欲立而立人章集註謂狀仁之體
仁者之心廓然大公無所不愛其體自如此非姑指其
交物處為然也但不可偏靠此為言爾
問程子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程子之說亦只是言其與物為一而無所不愛之意然

專靠此為言則窮大而失其本當於此處觀天理所以流行無間之體則仁可識矣

問程子手足痿痺為不仁段

仁只是天理生生之全體故仁者之心渾然天理生生不息者其本體也視物為一而無所不愛者其用也夫子所答以已及人公乎天理流行無間者正是指言其體而用在其中矣程子集註所發明皆是不外此意

問默而識之段

不言而存諸心謂口雖不言而歷歷記在心也

問依於仁段

仁非萬理之總名所以該貫萬理而爲之總會也依仁則此心全體不昧而是理之在我者有所總會而主宰之矣

問志道據德章

初學須循四者之序而不可亂到成德後日用間四通八達穿穴玲瓏方有更相爲用處

問用之則行段

此章文義固然然其主意大體更須看聖人道全德備其具在我顏子體道幾於聖人亦有其具故用舍行藏獨與夫子能之在他人則假使遇明王聖主之用亦無可行而舍之亦無可藏矣

問樂亦在其中段

若欲知樂之實味須到萬理明徹私欲淨盡後胷中洒然無纖毫窒礙而無入不自得處方庶幾其有以得之

矣

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有淺深

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别其添一能字而又係之疏食飲水之下者是雖疏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成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顔子不改係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

問子所雅言章說性與天道夫子不言

性與天道非聖人絶口全不言之但以此理玄奥未易遽知非教人之所先耳其與學力到地位高者亦未嘗不一二言以發之如語子貢以天何言及賛易以一陰一陽繼善成性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類但不如日用切近等事常言之爾其曰不可得聞者亦姑言其大概如此而在學者黙而識之亦非是全用不言而解亦須畧憑聖人一二言為之法然後從而凖則以演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爾

問子不語怪章論鬼神造化之迹

造化之迹只是天地間造化之顯然可見處莫非陰陽二氣之所為來說大槩近之而未廣更詳之到無所不通處為善

問桓魋其如予何段

曰天生德於予亦其至聖之實所不容掩處曰桓魋其如予何乃聖人極斷制以理雖臨患難而每自必如此無復顧慮也

問二三子以我為隱章論道果有隱顯之異否

如性與天道是深隱高遠處日用人事是淺近卑顯處然深隱高遠之理實流行乎淺近卑顯之中而淺近卑顯之事實根原於深隱高遠之處其分不同而其理則一而已由其理之一所以夫子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作止語默無非教也由其分之殊故學者當循序而漸進不可躐等而頓造也

問子以四教章

須知學文所以窮理修行所以體是理於身而存忠信又所以萃是理於心者也

問程子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一心與盡心何別

一心是終始無間斷之意盡心是自盡於中而無隱之謂一心是自然盡心是著力誠以理言忠以心言誠以天道言忠以人道言誠以聖人言忠以學者事言在聖人之誠則天道也在聖人之忠則誠之發也在學者之

誠則本然之理也在學者之忠則近於誠矣

問程子曰忠信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也文公語録曰以人言之則為忠信不以人言之則只是箇實理如誠者天之道則只是箇實理惟天下至誠便是以人言之也

五性之信是即仁義禮智皆實有而無妄之謂此理之總名程子所謂實理者此也其見於用則發已而自盡者謂之忠循物而無違者謂之信是以人工夫得名程

予所謂以人言之者此也文公所引誠說亦正如此

問聖人者神明不測之號

聖與神無甚分别合而言之只一套事分而言之神只是聖之不可知非於聖人之上又别有一等神人也所謂神明不測者自其底藴言之則淵而不可測自其施為言之則妙而不可測不可以偏看也

問我欲仁章

據一時言只我欲仁一念之興此心便在此仁便當時

即此而在矣此聖人示人親切直截簡潔明快處自足以起人歡欣愛慕亹亹不厭之心

問丘也幸苟有過章

吳氏之説甚善甚穩甚精甚密最發得聖人盛德酬酢從容中節之意更不容貶剥宜詳玩之

問程子謂巫馬期以告孔子孔子只得不答

程子之意以孔子既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娶同姓為知禮自受以為已過又恐彰君之惡只可不答

而已然以吴氏之説通之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是則彼此俱無妨礙非惟程子之所疑者不足疑抑以見聖人盛德之言隨觸而應自然從容中節而不失乎人情事理之宜真可為萬世法矣

問温而厲威而不猛以氣稟言恭而安以氣習言此皆聖人盛德充溢睟面盎背自然之容豈復可見氣稟氣習之所以然而何可以是論

問泰伯父死不赴斷髮文身

此乃變中之正不可以常論蓋不如是則無以絶君國之念而成其讓矣

問動容貌章動正出三字

若以三字作重看為用力處則正字可通而動出二字非其例也若作輕看則又有行信脚動話信口出之獘今只得平看其用工不在三字上而在三者之時

問所貴乎道者三集註新舊說

斯字猶必字意據曾子此章主意不在斯字上最重在貴字上動容貌以能遠暴慢為貴正顏色以能近信為貴出辭氣以能遠鄙倍為貴其意止此而已程子及門人發明究極三者之所以然則有平時涵養之功有臨事持守之力以平時涵養而言則工夫在上三句之前而下三句乃其效驗處斯字猶綏之斯來之斯謂其必能如此也以臨事持守而言則工夫在上三句之時而歸宿在下三句斯字猶聞斯行之之斯謂其必要如此

也是二義皆曾子意之所未及集註舊本以為修身之驗非莊敬誠實涵養有素者不能則申程門平時涵養之說也改本以為修身之要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則申程門臨事持守之說也今考之平時涵養之說雖有根原然却在三言之外起意其工夫全在日前而目下則疎闊有任其自爾如前所謂信脚動信口出之弊不若改本工夫縝密親切既可以包平日涵養在内又從目今臨事以至於將死一息未

絶之前皆無有頃刻之違其所謂操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本末不偏終始兼貫其義為長却皆在曾子三言之中起意於曾子正意不相悖所以集註如此改定而程子尹氏之發明有味不可廢亦必係之於其後也

問以能問不能章

理義無窮如何盡得顔子汲汲下問惟恐其有一理之不獲而已如何敢有必其盡之之心若有必其盡之之

心則是自爲之限而學不能以日新矣犯而不校亦非只見理在而不見其有犯我者不專是所存之廣大也

問可以托六尺之孤三句

三句謂之君子者乃有學以成其才德者之事周公固不待說孔明正可當此若子孟輩只是資稟來厚朴實頭能鎮壓故做得贏𦭠他無可恃也

問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無以居之

二句亦明白不難曉如柳下惠是弘底人其流失之不恭則無規矩而難立然惠却不以三公易其介是弘而能毅也伯夷是毅底人其流失之隘則是隘陋而無以居之然夷却不念舊惡是毅而能弘也弘而能毅則和而不流而有規矩矣毅而能弘則中立而不倚而有以居之矣

問民可使由之章理之當然與其所以然

理之當然如父慈子孝之類亦是大綱說其纖悉曲折

乃是中間慈孝節目如内則許多事件之類皆日用常行當然底非謂其所以然者所以然乃根原來歷是性命之本處

問學如不及章

此章大意說為學用工如此之急程子不得放過又接此發明恐失之意纔放過待明日便緩便失了非是常持此二句之心不得放過也

問唯堯則之章尹氏說

尹氏説當與前合作一意看無為而成是大裏面事準則之以治天下亦是德裏面事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八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九

宋　陳淳　撰

答問

答陳伯澡問論語

問子絶四章横渠說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無我一義楊氏所謂道通為一者亦精蓋聖人之心廓然大公與道為一何有私我如天地大化一闔一闢無

非公乎太極流行之妙而天地何預焉又細思之我與
物對因物形之而後我始見恐亦去此意不得須兼之
於中蓋聖人於應事也物各付物而我何預焉同然大
公豈復見有物豈復見有我惟純見是理而已
問仰之彌高章程子謂到此地位工夫尤難
前此尤可以用力到此則自大而趨於化自思勉而之
不思不勉介乎二者之境所未達者一間非人力所能
為矣但當據其所已然從容涵養勿忘勿助至於日深

月熟則亦將忽不期而自到而非今日之所預知也

問子在川上章

程子與道為體四字極精蓋道體本無窮天運日行水流物生乃與道為體而無窮者也

問程子答張思叔無窮之說

思叔於此直斷以無窮二字而不知其所以無窮之蘊然有義理在觀諸集註亦可以見其大畧矣

問未可與權章漢儒程子經權之說

權不可直謂之反經漢儒之説誠非程子亦不直謂權只是經本文謂經所不及者權量輕重使之合義才合義便是經也其爲言亦婉矣朱子説所辨已得之謂權異乎經而不離乎經者亦當嘗愛柳子之言曰權也者達經者也斯義甚精併詳玩之

問子莫無權與此章權字輕重不同

權之得名本秤錘之義所以稱物輕重而取中者也然古人用之有以一節言者有以全體言者自其一節言

則如時中之類亦日用所不可闕自其全體言則如中庸之為至德非義精者不能及也

問程子曰權義也義以上更難說

權所以量輕重而使之合義不可直謂之義也蓋亦有體用之分焉然處義未精者亦未可與權必有錯用其所不當用處而欲精其義者非物格知至者不能此程子所以謂義以上更難說也

問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先言和悅後言誾和悅者事長順也誾則不詭隨矣

問足躩如也盤辟貌

盤辟乃盤旋曲折之意辟音闢蹜蹜乃舉足促狹也

問立不中門註當棖闑之間

棖是門旁枋闑是門中立木以為門扇之礙者

問過位註位者君之虛位人君宁立之處

門屏之間謂之宁屏猶今之塞門也古者覲以正君臣之禮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以講賔主之

儀天子當宁而立在路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

問享禮有容色段

聘禮有享有私覿聘者奉君命聘問於鄰國之君以結其好也享獻也與饗不同既聘而行享獻於鄰國之君以厚其恩也私覿者既享而以私禮見鄰國之君以盡其歡也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享君用束帛加璧享夫人用束帛加琮庭實用皮或馬私覿用束帛乘馬既覿就館君使卿致饔餼贈賄及饗食燕將反則還圭璋而

不還璧琮享幣圭璋以致命璧琮享幣以致獻重命而輕獻所以輕財而重禮也璧琮享幣不還者有賄及幣以報之也圭璋必還之者禮命之玉非財之比也詳見聘禮及聘義

問顏淵後段胡氏曰閭巷之人辭親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况朋友乎况弟子之於師乎又曰其可不可當未行而預斷不當臨難而始謀也

胡氏所謂未行而預斷不當臨難而始謀者盖以常人

大槩言之若回於孔子恩義極重豈他人之為師弟者比假使夫子在患難而回不預其行則於風聞之始亦必稟父而糾率以赴救之亦不當以在父而不在師者為辭況已辭親之側而侍師之旁則其同患難危迫灼然有相死之理在師為師天理人情大公至正無可疑者非回私為師而不存其父也是乃所以忠於師而為不辱其親之孝也萬一夫子不免於難而死而回赴救之不克及則柰何至是則又不當繼之徒為無益之死

矣必當告天王方伯請討復讎如胡氏之説以伸此心拳拳事師之大義乃庶乎有以對越神靈而無忝也

問親在而仕當致死不致死

所在致死之説古人已明白然於臨境情態亦多端而所以處之之義亦未可以一槪定也若東溪趙苞於鮮卑入冦之時其母爲所質以要之乃亟戰以殺其母則大非所宜矣

問與點章程子謂游心千里之外爲曾點設

程子之言亦只是平說非有譏點之意然點亦未能脫此病也

問克己復禮段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極言其功夫之勇猛至到與效驗之速而大不必贅添支節也

問心兮本虛應物無迹即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與孟子語不相似所謂虛者只是本無一點物事雖裏

面都是實理然理有甚形迹

問知誘物化

程子此四字正用樂記中語非指耳而言也

問發禁躁妄與傷易則誕易即躁誕即妄

躁妄與易誕似相類而實不同躁妄二字是雙頭並說與靜專二字為對躁者病而動也而與靜對妄者虛而亂也而與專對此二字置於心動之下樞機之前所以總提其意易者輕快之謂誕者欺誑之謂其傷易傷煩

兩脚則從躁妄句中分來易自躁中生煩自妄中生誕則易中之病支則煩中之失易而誕則已肆而物忤矣內何有靜之云煩而支則出悖而來違矣內何有專之云其首尾意脉相應可詳玩之

問視聽有節文處

禮文正是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之類但書亡無傳其緒餘可見者如視毋上於面毋下於帶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面將入戶視必下入戶視瞻毋回經坐視

平衡恭坐㣲俯視尊者之膝肅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内朝廷之視端沵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視虎張喪紀之視下沵垂緇皆視之節文也如毋側聽不傾聽聽必恭之類則聽之節文也古人此等想極纖悉詳備人動容周旋無一日一時不在禮文中今既無可考但當以理為主理之當然處無過無不及便中節文之會如當視而視當聽而聽當言而言當動而動便中理之節文便是禮如視其所不當視聽其所不當聽

言其所不當言動其所不當動便是人欲之私不中理之節文是之謂非禮然非窮理之精則必有錯認其所不當然者為當然而節文亦不能以中矣

問死生有命章

天者命之所自出命則天地之所賦於人者故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一而已

問盡徹章

周制國中鄉遂之地周貢法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一夫

受田百畝與同溝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什而賦其一所謂徹也野外都鄙之地用助法田以井授中百畝為公田八家各私外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詳見周禮孟子

問子張崇德段

主忠信則存無不誠而本以立徙義則動無非理而行以通又互而言之能主忠信則所徙者溥博淵泉而時出能徙義則所主者篤實輝光而日新此德所以日積

而髙自有不容已者

問子張問政章註

凡文公之說皆所以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圓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所未一其實不離乎程說之中必如是而後謂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校之

問先事後得段

先其事之所當為而後其效之所得是不計功謀利也

只營為所當為則德日積不計效則德崇而不自知矣

集註已甚明

問名不正段

兩句亦甚明如父喚做子子喚做父名不正了便說來不順呼喚既不順則所以待父待子之事都不成了便顛倒無序乖戾不和禮樂如何興得以此推之他可類見

問見小利

見小利便被小利牽制蒙蔽了更都不見大體處故大處做不成只如此看自分曉

問克伐怨欲章集註拔去病根意

學者惟患不能自知己之病根所在耳若果知却合下便當下克己工夫對境直截與之拔去一舉淨盡然後為快豈有放緩第一著且做第二著且制之不行待他時工夫稍熟後乃漸進以拔之邪若然則恐病根轉深不可得而拔胷中一起一伏轉為之擾非所謂篤志求

仁之道也

問集註管仲子產才德

二子皆無大學規模須是大學規模乃為王佐才而伊傅周召其人也

問以直報怨章

以德報怨乃老氏語出於有意之私可謂特加厚於怨者矣而德無物可報不幾於薄乎其言死定偏滯在一邊若聖人之言怨則以直報德則以德報二者各得其

平極是明白簡約更無嶢欹勞攘而其中言意却反覆無窮且如此人讎於吾有怨今適相值有罪邪隨其罪之如何而公斷之果賢邪亦薦之果不肖邪則絶之設若不肖者後復能改而賢則吾又薦之一惟理之當然而吾無容私焉是之謂直而於怨固未嘗汲汲以圖報也如此人讎於吾有德今適相值果賢邪吾固薦之以為報若不肖邪吾則權其輕重使公義行於上私恩伸於下於德亦未嘗失其報也此其言甚活樂圓轉無所

用而不通所以為聖人之言歟

問上達及程子説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句

有一節上達有全體上達因其言而得其意便是下學上達也

問修己以敬章程子説

此又極言敬之道程子此段成二節皆是推廣修己以敬以發聖人言外之意

問予一以貫之章

此章須玩味乎一字要認定是就吾心渾然一大本而流行貫徹乎萬事者言之非可泛言其為一道也謝氏譬天之造化發育萬物亦是一元之氣流行貫徹初無二理末以中庸語證乃形容天理自然流行之妙無雕刻形迹即以結前意爾

問行篤敬篤之一字

篤謂厚而力也不止是厚一字於厚之中有自力之意聖人無不然但不見其迹爾篤與敬乃相對雙字若篤

敬則又是篤其恭也語意自不類

問志士仁人及集註語録所辨

仁人身與理俱志士亦能確然不易所守集註兩條是解本文兩句文義字字相應甚明語録所辨是說當人臨境時直截一意無他顧慮尤為簡潔

問義以為質段

事到面前便斷可否此在先是義以為質可否既定或從或違所以區處須中節文無過不及是禮以行之於

其區處或出辭氣須遜順而無峻厲方不忤人是孫以出之其總歸須誠實則此事之成無欠缺可悔處是信以成之四者皆一套事只於日用間驗之自見

問思無益不如學段

學是親身去理會兼知能說思是心頭空思量

問知已及之而動不以禮乃有小疵是知處猶未周匝如何

理義欲其周知而無不盡學問欲其大醇而無少疵夫

豈易至而亦豈可以易言哉

問祿之去公室章南軒說以祿去公室為專制魯國之富以政逮大夫為政悉移於大夫解得明

南軒分别二句誠明但恐無事實則難為確論集註意恐以上句主於君言之故曰君失其政以下句主於大夫言之故曰始專國政蓋君失其政不能制祿則祿去公室也

問蘇氏說魯失政恐魯未有專征伐之事

魯雖無威文專征伐之事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征伐皆天子之事非諸侯所宜出則魯亦豈得為無僭者

問性相近章

論性之本只是說氣中撥出理言非於未有氣之前論也若未有氣之前則是未有人所謂堯舜亦何在

問公山佛肸召二段延平師弟答問中云元晦更熟玩孔子所答之語求一指歸處所謂指歸處是如何

又問自其欲往觀之則見聖人神化之妙雖叛逆之往亦無所棄自其卒不往觀之則見聖人圓通明達才知其不可為則便不為之涗此乃涅不緇磨不磷處

磨不磷涅不緇是就到地頭說非是知其不可便不為處看所謂指歸處只就程張說中意看

問朱先生語録云吾其為東周乎謂干木隨身逢場作處是如何

只是有家具在身遇著用處也要用
問六言惟剛勇二者相近如何分别兼後章惡果敢
而窒與此二者又如何分别
勇是氣奮發直前其蔽便作亂鬭打剛是體質剛硬其
蔽便躁率果敢是好果决作事若窒塞不通便妄作矣
問正牆面立段
二南所說修身齊家最日用至切事若不知此舉目便
有遮蔽無所見動步便有礙不可行集註解得極親切分明

問民有三疾

蕩忿戾詐乃是意欲之私非小病也

問惡紫奪朱

朱是南方正火色赤紫是北方間水剋火赤黑色似朱而非朱惡邪之奪正也

問三仁按史記三處不同殷紀以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周紀云殺王子比干因箕子宋世家云箕子先諫紂因之乃佯狂為奴比干

乃繼而諫紂殺之大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未知孰是或問中主殷紀亦未純以爲然小學書又却取世家之言其先後亦有理今集註中又却是參取殷周二紀并世家之文其考之必得實當按此爲定然其大義則須各就逐人分上看他所處如何亦不必若泥此先後非大義所係也

問三仁

三子謂之仁者只是即此等事變之中見他心體之所

存洞然無一毫私欲之為累而其所處又各當於理而無咈焉爾

問小子當洒掃章

須是先從事其小者近者而後從事其大者逺者是謂循序漸進由末以達本工夫不偏靠在一邊此章程子說得甚快而旨意甚微賴文公斷得分明於學者極為有力

問程子曰從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一理雖洒

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如曲禮為長者糞一段第一番且講究此禮要見其中一箇節文曲折所當然不易處如必加帚於箕上此是初往時以帚加箕上方得兩手奉箕為恭若不然則所執參差不齊不得而為恭矣於此知必加帚於箕上乃初往時節文所當然不可易處也如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此是正掃時以袂擁帚之前而却行以退則其飛塵不汚及長者若不然則其塵必汚及長者而不

敬矣於此知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乃正掃時節文所當然不可易處也如以箕自向而吸之此是收糞時必以箕舌向已而勿向長者乃為敬若不然則是以穢處向長者為不敬矣於此知以箕自向而吸之乃收糞時節文所當然不可易處也既各各見得節文當然不可易第一番看便要見初往時節文因甚如此當然不可易正掃時節文又因甚如此當然不可易見得時此便是理也是理合如此而吾不得不如此也既各各

見得爲當然之理第三番又看初往時當然之理因甚其如此正掃時當然之理又因甚其如此收糞時當然之理又因甚其如此既不是聖人制禮使我要如此齊整又不是生於吾之已意要如此好看又不是迎奉長者意思要道好又不是畏長者恐激怒又不是恐旁人窺其所爲彼此俱無所由便是天之命我者如此而一毫人爲之私無所與於其閒吾只得盡恭敬以奉天職爾是謂必有所以然者是理之根原來處所謂人事一

處是為天理於此可的見其實而於其中又細玩之可見此心生道焉可見天理流行者焉可見敬之所以主一者焉可見誠之所以不息者焉可見仁之所存焉可見恕之所貫焉可見中之所寓焉此又其精義入神處即是上達處以此類推之三千三百之儀皆可見然終是根原來歷未為難窮而節文曲折最未易究尤不可以或忽也

問立之斯立章

植其生乃制民之產底事感乃上四者應乃下四者

問泰而不驕

安舒氣象似驕心廣體胖何驕之有

問不戒視成謂之暴與慢令致期謂之賊意相似何

以分别

上句是工役等事下句是約束立限輸納及禁止等事

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五　四十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　烜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周　鋐

謄録監生臣郁　炎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

宋 陳淳 撰

答問

答陳伯澡問辨諸丈人心道心之論

問張吳南紉張顯父字敬之淮陽吳恭之字叔惠說人心道心一是天理一是人欲

程子雖有是說然更在人自體察而人欲亦有淺深若

察之不明則人心與人欲又都没理會了

問二丈云操則存道心也舍則亡人心也

操而存則道心便在此舍而亡則人心便放蕩去了非可直指此為人心道心也

問二丈云其為物欲者都是此心做去難叫做好嗜欲皆從人心出心逐欲而陷乃不好

問二丈云主宰便道心矣

主宰萬物皆由理義乃是道心未便可喚作道心

問人心道心大意

中庸序說已極分明可熟玩味為凖不必他生穿鑿轉見迷眩大抵心一也就中分別以其從形氣上發來本形氣為主故謂之人心即四支百骸之所知覺運動者是也以其從理義上發來本理義為主故謂之道心即此所稟受仁義禮智之心是也二者之心上智下愚皆所同然但人心至危殆而難安道心至微隱而難見雖上聖大賢亦不敢以為易而忽之况在學者尤須要分

別得二者界分分明而操制之如饑則食渴則飲之類人心也嗟來之食則不肯食嘑爾蹴爾而與之則不肯食等類道心也如男女之欲等類人心也夫婦有別等類道心也人徒見程子有天理人欲之分更不實自體察於已以道心全做好底物亦便以人心全做不好底物夫天理與人欲相對天理分明是好人欲分明是不好道心全是天理固全是好然人心只是平說形體之知覺運動未便是人欲未是不好只是嗜欲之類皆從

此出極是危殆阢隉而難予安息安帖最易流易陷溺古人於此有精一之功焉精則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一則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二之要得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令焉至於工夫純熟氣質變化則從心所欲不踰矩聲為律而身為度即人心便都純是道心而不復見人心之為吾間矣

問人心無定如翻車流轉無須臾停楊至之曰此乃人欲非人心也

此乃人心馳逐於物欲之私

問程子謂逐物是欲而非心

所謂逐物是欲程子之意蓋謂欲者情也感物而逐之者乃情欲爾本心之體在中却自若然細論之情亦心之成也更以人心道心按之則逐物欲亦是人心而非道心之謂未可全以為非心也文字須要活看

問心者知覺之謂而智亦訓為知心與知字亦須分明楊曰不須如此說有心便有性二者不相離不是

先有這知覺而後這是非之理旋旋安排出來又問語録云動處是心動底是性楊曰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等情也心統性情也分開說則動處是心動底是性然論得來心性自不相離此心纔動那箇仁義禮智便在裏許非旋旋安排出來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為身之主宰者即此身上箇靈底是也性即心中所具之理若仁義禮智是也心是箇靈物能知覺智即心中所能知覺之理能是能非者豈可

更將心與智相對持分別是猶指日與光對分為二物也而可乎所謂動處是心動底是性動處是其靈活能酬酢處也動底是動之理也若合心性情而言則静是性動是情心貫動静而統性情静其體而動其用也所謂知覺在理義便在只有淺深縁知覺則惺惺不昏昧理義便都在其中若冥然不省則禮義何在邪如人叫則便應其知覺之淺處見孺子將入井便怵惕其知覺之深處理義隨深淺呈露爾楊丈此處説不破

答陳伯澡再問論語

問祖孫一氣

精與氣合而生魂升魄降而死然祖孫一氣祖宗雖死而子孫之身在此則所謂一氣者猶相貫於幽明之中固自有長存不滅者所以禮重於絶人後而人以子孫世世有常祀為貴也

問康節謂性者道之形體與文公語録性是道骨子及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巳之理

道者事物中所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性即在我之理具於吾心而道之所總會也所謂形體者正如此初非有待於人為而後得而邵子文公之說皆互相發明本無異旨

問楊氏會萬物於一巳之說與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異同如何

萬物皆備於我是言萬物本然之理皆具於吾身而巳若會萬物於一巳是言人恁地做工夫然萬物如何會

合於已已亦如何會合得萬物此其意特不過佛家平等之說墨氏愛無差等之云不知萬物從來不齊人酬酢於其間小大疎密各有其分而不亂但仁者之心無私則自無物我之間爾非以彼合此之謂也

問學者就事上逐件盡已心推將去

此語之病是臨事方盡已心而無平日存主之功爾所謂盡已心者只是此心存主處真實而無僞妄便是忠平日常如此到臨事時只是此心無間斷非於此而方

盡也

問盡已推巳就事父孝事君忠及泛應事物上如何

事親孝是忠恕之本所發用來最先第一件便在此上

若就此上分別二字則其正所從事孝時便是恕起頭

處其所存主於中真實無偽妥處便是忠至於事長弟

事君忠便只是以此事親底心達之爾但學者著力而

然便是盡便是推故自其所存主於事親時真實無偽

妥底心到事長事君時無間斷便是盡巳之忠自其所

從事於事長事君時要得皆如事親底心便是推巳之恕至凡應事條皆是巳與人相接了其為心皆如此若其思慮當如何如何此又是講學之事

問盡巳心者推將去一句

泥文執義太局處了凡窮格到窒礙不通處便須退步澄神反觀其本義然後復徐徐尋繹而進則堅者亦將自破矣

問遺書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者皆仁物字是人

物是事物若說人物則恐連禮智信不來若說事物
則與訂頑備言此體之句不合如何
仁者與物同體只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
然絶異細論之事物只自人物而出凡巳與人物接方
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已獨立時亦無甚多事故此物
字皆可以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體者亦只是言其理
之一爾更詳玩之
問文公稱許明道須先識仁一段復嘆其說大廣學

者難入學者於仁合如何下工夫

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者取此甚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徹上徹下無所不宜

問程子說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與萬物為一之意如何見得仁體

非指與萬物為一處為仁之體乃言天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

問程子此下云實有諸己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

見得此理渾然無間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非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問仁者之心廓然大公無所不愛其體段自如此非姑指其及物處為然但不可偏靠此為言爾是如何

仁者之心廓然大公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固無所不愛但偏靠此為言則窮大而失其本溺於情而不及性

爾

問博施濟衆章文意曲折

此章須將夫子所答本文分作三節看何事至病諸為第一節夫仁至達人為第二節能近至也已為第三節上節是辨子貢之失夫博施濟衆亦仁者之極功但不可以是求仁今子貢欲以是求仁則失之泛濫高大而不切於己故夫子折難之曰何止仁能如此必須聖人能之乎雖聖如堯舜猶不足於此不能做得此等功汝

安可以是求仁中節是就已上平說仁者之心以己欲立欲達之心而及於人則天理流行無間便正是語子貢以仁之體而為切於己矣末節遂說恕所以推己及人之事是推己所以欲立欲達之心而及於人亦引天理使流行無間其示子貢求仁之方可謂益近而易勉若果能如此則博施濟衆之功亦自此而可進矣

程子之說正是狀天理流行無間處當以此意體認之可也若不觀此而偏靠天地萬物為一體上尋求則是

吕銘之失矣

答陳伯澡問大學

問小學大學所教子弟如何分別

初間未知智愚皆當教之到十五年則智愚可見矣故入大學須有別然天子之元子當有天下之責衆子當建國為侯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當有家之責故皆在所教庶人則惟俊秀者乃得與以其亦將任之以位也

問敬以直内如何是直内

内主敬則私意不萌更有甚嶢曲所以謂之直也

問文公語録無事主心有事主事如何是無事主心工夫

無事主心有甚大段工夫只是提撕常教醒定常敬而已若有走作便是不敬了心亦如何絶得不思但無邪思可也纔思便是已發便是有事了惟動静皆一於敬則静無走作動無邪思

問氣質二字

流行乎一身之間者是氣凝定成形者是質

問物得其偏有專得水之性有專得木之性

如動物頭横植物頭倒人頭圓象天居上足方象地居下兩目象日月居前南頂中央百會穴象北極居後北亦其得天地正氣之一驗也

問其正也有美惡之異其通也有清濁之殊正如何有惡通如何有濁

偏正通塞方以判人物之大分其美惡清濁又就人中

細別

問齊家中所以新之之道治國中所以新之之道平天下中所以新之之道或是只自明其明德而人自觀感為善邪或亦須有施為如禮樂刑政之類

二者皆不可偏廢家國天下大小雖不同而其所以為齊治平之道則一前古帝王此道皆備而堯典稱堯自克明俊德至於協和萬邦二南詩詠文王之化自關雎至於騶虞尤為明著易見者亦其全盡此大學之一驗

也

問至善是指工夫做到極處而言是事物中極至之理而言

至善是物事中極至之理是所當止之地也止於至善是做工夫做到極處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文義自不亂

問新民是在人底如何使之皆止於至善

須是到比屋興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處方爲新民之

止於至善此亦是聖人善政善教全盡之功

問或問致知章中云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莫不有所當然而不容已與所以然而不可易者乞一一分析

當然所以然皆言理當然是就目今直看其合當如此是理之見定形狀也所以然是就上面委曲看其因甚如此而來之來歷根原也當然者在身如手容合當恭足容合當重之類在心如體合當寂用合當感之類性

如仁合當愛義合當斷之類情如見赤子入井合當惻隱見大賓合當恭敬之類人倫如君合當止仁臣合當止敬之類日用如居處合當恭執事合當敬之類天地如天合當高地合當厚鬼神二氣如陽合當伸陰合當屈鳥獸如牛合當耕馬合當乘草木如春合當生秋合當殺等類皆有理存乎其間也所以然者如手容因甚當恭足容因甚當重以下諸條一一各因甚當如此是理之所自來天命之本然也凡此等然有事在皆當理

會要一一通透果能一一通透無所窒礙便是物格便是知至前書并所答洒掃條及寄去根原段子已具其詳可併玩之

問誠意前已有格物一段工夫而此章所謂自欺猶有陽欲為善而陰在於惡如何

雖是物已格知已至而後意誠然必須透過此關之後善惡進退之機方真能決君子小人之歧方真能判物方為真能決知方為真能至若未透過此關則所守不

牢忽取變潰其所以為自欺情狀自有如許亦何怪乎可不重以為戒

問絜矩章初言上下四旁如一自南山詩以下止言好惡兩端有不同及請實事為證

初言上下四旁均平如一是總說箇絜矩正意自引南山詩以下則姑舉兩端以見其例云爾如巳欲孝其親弟其兄慈其幼而使民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亦上下之證如戶開亦開戶闔亦闔不以後來變乎前有後

入者闔而勿遂不以先入拒乎後亦前後之證如並坐不横肱恐妨害旁人亦左右之證或問中所舉趙由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皆已明白於此見得明則廣而言之如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及文王視民如傷如保赤子等類皆此一理也

問或問中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或不得遂而有不均之嘆

上既老老長長恤孤有以倡民而興孝弟不倍矣而不能制民之産使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育至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則是不能察其心而失所以處之之道使彼興起者或不得遂也只觀孟子答齊梁行王政條目五畝之宅一段則古人察民心之所同而得絜矩之道可見矣

答陳伯澡再問大學

問或問中於致知云表裏洞然無有不盡於格物云

精粗隱顯究極無餘不知何别或一物具含此四字或總百物始有此四字

致知言表裏以心之内外而言格物言精粗隱顯方周徧物之曲折而偏言總言皆當如此也

問知與覺字不同

知與覺並言則知是識其事之所當然覺是悟其理之所以然

問程子曰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是如何

如親親上理會得盡便推類去理會仁民仁民是親親之類仁民上理會得盡便推類去理會愛物愛物是仁民之類如視思明上理會得盡便推類去理會聽思聰聽思聰是視思明之類聽思聰上理會得盡便推類去理會色思溫色思溫是聽思聰之類

問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

此二節求之過深了只須平看如天之狀如何便恁高地之狀如何便恁深天是覆地上是包地下過地是上

載天是跨在天中問天是浮停在上是旋轉不息日月星辰是懸在天上是附天而行地是如何結而為山岳如何融而為江海只如此等理會便是理會天地之所以高深處何必更過索之冥冥漠漠邪

問或問中云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日用事物間見得到當然不容已處則於此理便真切自住不得自不得不恁地做此最為人緊切處也

問極其大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其小一

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此處欲分別其所當然

與其所以然之故如何

理無物不在無時不然大而天地之一開一闔古今之

一否一泰小而一塵之或飛或伏一息之或呼或吸皆

此理之所寓也當然就其見定者而言所以然乃大化

本體從來如此

問表裏精粗四字分別表裏是言物有内外精粗是

言人見有淺深否

表是外面裏是内面粗是外面形狀大槩精是内面底蘊細密處凡物皆有此四者未說到人工夫處

問修身章喜怒憂懼四者

此章只是四者感物而應不中其節則此心便為四者所動而不得其正矣

問如恐懼如憂患若是小可底事未甚逼近猶可排遣若是大禍患逼近在目前則恐懼憂患如何不動其心不知當此之時果何道以處之使各當其分而

不動其心邪

此一節是當恐懼當憂患之時如何要排遣死了心不應若強要排遣灰槁其心便成釋氏去而所以為禍患者處之便失其幾矣

問意者心之所發若忿懥等四者謂心之所發亦可不知與誠意何異又如忿懥四者與親愛五者亦相類親愛畏敬乃好樂之屬賤惡傲惰乃忿懥之漸不知正心與脩身又何別

隨本章各有所主且誠意章是說好善惡惡須憑底真實正心章忿懥四者是說心之用處不可不中節修身章親愛五者又是身接物時事不可失之偏所主各自不同安可比而同之

問或問云若於理有未明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雖庭除之内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

若以今人溺浮屠者言之是所欲非其所隂欲為郡守者率民禮塔修善自州治之前及諸坊巷各建道場使民廢耕織買賣來會是我侵乎物民托太守威勢張皇其事莫敢誰何是物侵乎我太守送諸處香燭雖費不敢辭民亦歛財備燈燭化粿食犒設雖費不敢道是彼此交病動鬧郡男女游觀因而有爭鬬淫奔等訟太守亦莽鹵隱忍不敢正其罪雖親子弟僕從亦動游觀之念而不可禁遏是庭除之内跬步之間參商矛盾而不

可行矣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一

宋　陳淳　撰

答問

答陳伯澡問近思録

問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二句如何分别

發微指幾言充周指德言其所發見流行之實則誠也

問一陽復乃天地生物之心

須元亨利貞乃心之全一陽復處乃天地之心此動之端乃天地生物之意於此可見耳程子動之端三字最精宜詳玩之

問人生氣禀理有善惡

人生氣禀理有善惡者非指此理之體有善惡相對而生也只是言氣禀之不齊所以有善有惡此乃其理之必然耳

問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云云

此句已甚明白不容添字贅了造化人心皆如此當寂然不動之時是冲漠無朕然日用萬事之理皆森然已具於其中及感而遂通之際千條萬緒泛應各當莫非即此理流行發見非至此而後始旋生也故或寂或感雖有體用之殊而其實只渾淪是一物而已不容以先後言如就蓮子中最可觀造化此理尤爲明甚方成房結子稍可食時來年生意絕未有兆朕而其根葉花實則已盡具矣每於此深有省焉所謂塗轍云者只猶曰

路脉云耳

問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

心自是本善何嘗有不善其不善者乃發而流耳其曰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乃隨人問意各有所主今但當以意逆之豈可又從而貶剝之

問氣块然太虛一段

此乃是從太初說來至為霜雪而上則氣之成象者至

爲山川萬品則氣之成形者耳

問游氣紛擾如何是游氣

游氣只是流出來生人物底氣

問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

化只是變化此物變成彼物惟是變則有迹而化則無迹至於神則又妙而不可測耳

問定性書無將迎

未然而趨之謂之將未至而逆之謂之迎若如此則是

求物爲應先巳自亂矣何定之有

問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至存義本義

程傳不同

忠信進德是存心處修辭居業是行事處本義與上文

相應而程傳不相應亦不害其爲同也

問咸九四程傳

傳義巳明今只以王霸觀之王者之心無偏無黨所過

即化所存即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思之所及若霸者

一用其私心只盟會所及之國則服從所不及者豈能感而通乎

問忠恕所以公平公平是言理否

忠恕是做工夫處其工夫極處則自公平故曰其致則公平語脉自明不必以理言也

問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

公只是虛說箇理以人體之則公在我此心廓然無私天理便流行而爲仁矣

問横渠精義入神段

此張子推明易繫辭本文只是極言屈伸感應自然之理所以交養互發之意若謂動静相爲用則稍緩而非切本旨矣

問窮神知化四字兼窮神與入神淺深

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入神以知見言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聞見之知如知化育之知乃默契之謂耳

問領惡全好領是一齊掃去更無少留迹

領是統領之意其權在我矣古人下字甚有力

問莫非天也陽明勝云云此語法與視聽言動皆天也云云一同否

何必相牽此最讀書之大病每每愛如此便將其中無窮之味都失了且如視聽言動皆天也是以氣言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是以理言而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全好等語若就日用以晝夜體察則

其切已做工夫有無窮意味不此之究豈非其大欠缺乎

問體天下之物體字是體認體察否

體是以身體之謂視之無一非我如此則切於已而此心之用無不周矣

問易有聖人之道四以言者云云

以者用也用易發言所尚者卦爻勸戒之辭用易應事所尚者卦爻陰陽之變用易制器所尚者卦爻上下自

然之象用易卜筮所尚者卦爻吉凶已決之占四者易之本旨大要而程傳以玩辭爲主者專以理義言也

問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不備

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觀理之會通以爲行事品節之常見於爻辭者無不備矣

問由象知數

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有滋而後有數故由象

可以知數

問春秋傳序

春秋大槩所以明王道立百王經世之大法非止襃善貶惡而已傳序首言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及語顏子爲邦一節乃其綱領也

問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

書皆帝王經綸天下大業從大公至正胸中流出乃聖

人之用處未可以小見而窺也

問易傳艮其背一段

未接事物之時不獲其身只知有理既接事物之際不見其人亦只知有理

問欲實認得敬只是常惺惺三字最好若專就整齊嚴肅上用工又太迫切拘束

須是整齊嚴肅便常惺惺爲有外慢而中不放者不可爲是厭煩憚勞之意也

問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著

好仁是善邊工夫必兼惡不仁乃有去惡邊工夫相副而晝爲密察精至也

問晝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是就孝弟中推原其所以然則性命便在其中

孝親弟長是性命流行發見之大處今不務全晝孝弟爲實到性命只欲於孝弟中推原其所以然者爲性命

無乃墮於佛氏一超直入之說豈聖門實學工夫之謂也耶

答陳伯澡問中庸

問程子曰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成偏則爲禽獸之性中則爲人此是泛言天地中底道理恐不可分作未發已發之中否

已發未發是就人心分别在天地只是統言此理而已然亦何有偏倚何有過不及

問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氷

張子氷水之譬未善氷釋復歸於水便是佛氏死而不亡還復本來面目之説與天性在人不相似也

問張子曰未嘗無之謂體

未嘗無只是言此理之實有然不直曰有而必委曲言未嘗無者老氏以無爲宗所以破異端之説也然亦不必靠死立論

問程子曰若言道不消先立下名義則茫茫地何處

下手

先立下名義則有所依據準的然見之不精則名義亦不能確定矣

問文公或問中言物得其形氣之偏而不能以貫通乎全體

物雖稟得來偏然隨他所得許多其理依舊渾淪完足且如蜂蟻雖偏於君臣之義然其報衙則禮也巧於營窠則智也失主則團聚不食而爲情惻然則仁也虎狼

雖偏於父子之仁然有文章則禮也有威則義也殺有神色變與不變之别則智也其他廣推之皆可見矣

問程子曰鬼神憑依言語

鬼神憑依事大抵是妖由人興多緣人之精神不足故妖邪之鬼乘而附之若正鬼神則不然此不得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爲言

問楊氏曰權以中行中因權立

前後二説皆通然分析楊氏本語未甚明白權以中行

者中爲主中因權立者權爲主大抵知中然後能權惟權然後得中

問呂氏與程子論中

辨析呂説雖詳審然偏旁枝葉之論在文公或問中已説破大槩矣學者且須涵泳子思本文爛熟講究其正意大義切於身心而實體之舍此不務而區區惟偏旁枝葉之急非所謂善學中庸者也

問劉用之問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

生者固浩然而無窮

此語録一段已説得明所謂無子孫底事已絶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固浩然而無窮乃是如今社稷祭勾芒后稷廟學祭先聖先師及齊祭爂鳩氏之類非可通天下之常人無後者皆以此一例論也

問或問中論宗廟段惑異端狥流俗之説

後世祀典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是惑異端狥流俗鄙陋之甚而不自知其爲非者

問或問中云不違之終始即其事之終始至焉之終始即其物之終始言事言物何別

心不違仁就事見故以事言至其境界是實地故以物言

問夫焉有所倚謂少涉思議作爲便是倚

此句只是結上文三語而言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靠於他術而後能哉亦猶不待賞而民勸不待怒而民威於鈇鉞之類若求說乃涉於釋氏之

意矣

答陳伯澡問辨諸友情性之論

問文公答胡廣仲人生而靜說云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然非性則亦無自而動故曰性之欲性無不善是與真固是性之動非與妄如何亦謂性之動

文公此本句是將情粘帶性來非指非與妄亦從性中動來也非與妄只是動後差却不必過為紛紛若曰非

與妄亦謂性之動乃錯會文公本句病在此

問情感物而動之時似有二截初頭裏面自惻惻地發動出來是第一截乃能然之理也到既動後易爲物欲所誘始有善惡之分是第二截乃當然之理也兩截之說甚支離能然當然亦非可分二截不能然何有當然不當然則能然者妄矣若此所說則是合當做底乃後來旋旋生也豈本然固有之謂乎

問當初只因情非性無自而發一句不通後來李推

却令須看非與妄從何處發來故諸友推詳轉生疑惑

問語當云須看非與妄從何處起則自直截今云何處發來則若有所從而來矣所以起學者生疑只管展轉就裏面尋求求之愈深而愈不得其要領然諸友所以展轉辨論如彼其不通瑩者皆緣性情理氣四字曉得不透四字分看須要界分極分明不相凌奪合聚作一處看又須見得脉絡不相紊亂如性與情正相對底物

性是情底體情是性底用性是情底静情是性底動猶形影然性無形狀非情無以見情雖外見非性無自而發性本純粹至善無惡見於情有中節不中節便有善惡之分情之善是從本性正面發來其不善是發處差了是感物蹉了性之本位而然非從本性中來也若便以理與氣合言之則性即是天理然理不懸空必因氣賦形生而寓其中氣形活物不能不動而發於情情則乘氣而發者也情之所以有不善者由氣有叅差不齊

其發時從氣之偏勝處差去故氣强厲者多怒柔弱者
多笑其怒與笑豈能一一皆中節故氣質之性有善惡
雖原於賦形已具之初而亦於發而後見天地之性本
善然在氣質之中亦未甞相混而無别氣質之性以氣
言天地之性以理言理固不離氣氣固不離理但廸父
說得自糊塗鶻突無以訂是非須就實事上聚作一處
看見得如何是理如何是氣要十分明徹不亂始於切
已有力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是氣質之性由人心所

發而以氣言者也如目不視惡色而視必思明耳不聽惡聲而聽必思聰則是天地之性由道心所發而以理言者也此等正理義原頭來歷處講之不明而見之不真則反之於身一點不能有責之日用一字用不得是理於我亦何干涉乎幸更詳之而併以通書之所謂幾者參攷焉則善惡來歷所由分瞭然無遺遁矣

答陳伯澡問敬箴

問程子說佛有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

以方外其直内者其本亦不是及佛氏不知裏面實
理
佛氏亦不是不知裏面有實理他合下以理爲障礙直
要一盡掃除使萬理俱空而百念悉滅耳亦自不知有
所謂敬只是箇覺底工夫有似乎直内之敬耳而實不
同吾儒不必言空其所存養工夫只是要得此心豁然
純是天理之公而絶無一毫人欲之私之謂須認此意
體究方斷制得明白

問敬箴解不東以西至靡他其適謂心對事時主敬勿貳以二至萬變是監謂心寓事時主敬對與寓何別

二字皆是應事時但小爲之別耳本文上四句申程子無適之義說較寬是事始到面前方對境時下四句申程子主一之義說却緊是心寓在事上乃正裁處時亦畧有疎密不同也

問不火而熱不氷而寒

原此節四句及後節四句皆說得病痛重大而其語又本用莊子熱焦火而寒凝冰句意更以感興詩所謂凝氷亦焦火淵淪復天飛及前後出入動靜之言參之則其大意亦可見矣

問毫釐有差天壤易處

此非謂些小事不敬便能做大病是言大病痛只在微細處失起故千里之繆差之毫釐處千丈之繩斷在一寸處然亦當思微細處差失似甚小可何故便到天地

變亂三綱淪九法斁何爲罪過如彼重大此殆難以空言解釋須多歷人情事變之熟乃知此不敬之爲害端的處凜乎甚可畏而抑以見此老非練熟情理明事義精亦不能發到此真可爲切已箴砭救人免陷於禽獸之歸也

問蒙指教天理流行無間是仁之體常疑天理流行無間乃是仁之發用如何謂仁之體

仁之本體渾是天理周流無間無表裏動静無隱顯精

粗其生生不息之機不曽有少停歇亦不曽有少限隔所謂用處只是就體中掇出一截爲言而與體實未曾相離非謂體只塊然不動在中因見於發用而後始流行也更詳體認之

北溪大全集卷四十一